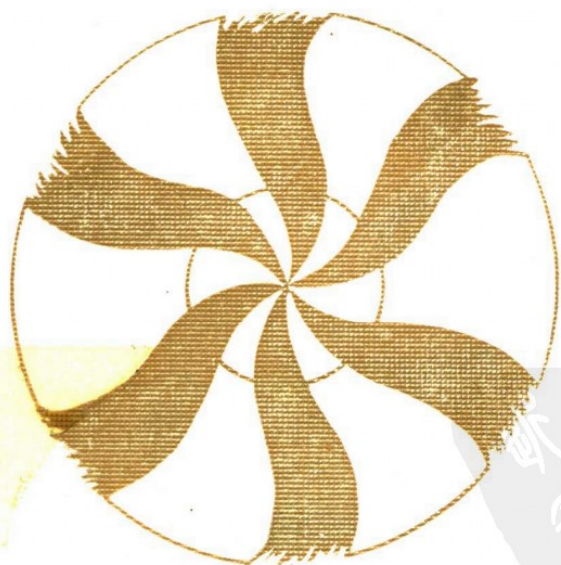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

郭朋 廖自力 著
张新鹰



巴蜀书社

新学
知
能
PDG

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

郭朋 廖自力 著
张新鹰



巴蜀書社

一九八九年 成都

313757



责任编辑：黄小石
封面设计：张光明

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

郭朋 廖自力 张新鹰 著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2.625 字数250千
1989年10月第一版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690册

ISBN7—80523—186—9/B·21 定价：3.80元.

序

一、本书上下编的区分，主要是基于：上编，叙述对象既是佛教信仰者，又是专治佛学者；下编，叙述对象虽然也有信仰佛教的，但却都不是专治佛学者。

二、本书下限，止于新中国建国之前，因此，建国后去世的以及迄今仍然健在的某些佛学名家，均不收录。

三、本书叙述的详略，悉皆取决于资料的多寡。

四、读者将会从本书中清楚地看到：在中国近代佛学思想中，虽然仍有继承以往的佛学思想的一面，但更为重要的，则是它还具有着显明的不同以往的佛学思想的新的时代特征——在这些新的时代特征里，既有某些目睹时艰、忧心国事的志士仁人们从佛学思想中寻求“救国救民”之道的苦心探索，又有“西风东渐”、因而“西学”影响于佛学的若干反映；以及某些佛学大师，基于紧迫的时代感，以“改革”者的姿态，力图赋予佛学思想以新意。

五、由于水平所限，本书不可避免地还会有不少不足（以及不妥）之处，尚望读者批评、指正！

作 者

1987年10月于北京

上 编

目 录

序..... (1)

上 编

第一章 杨文会的佛学思想..... (1)
第二章 敬安的佛学思想..... (35)
第三章 月霞的佛学思想..... (50)
第四章 谛闲的佛学思想..... (55)
第五章 欧阳渐的佛学思想..... (60)
第六章 太虚的佛学思想..... (111)
第七章 韩清净的佛学思想..... (191)

下 编

第八章 龚自珍的佛学思想..... (217)
第九章 魏源的佛学思想..... (233)
第十章 康有为的佛学思想..... (238)
第十一章 谭嗣同的佛学思想..... (244)

第十二章	梁启超的佛学思想	(256)
第十三章	杨度的佛学思想	(316)
第十四章	章太炎的佛学思想	(354)
后 记		(392)

第一章 杨文会的佛学思想

第一节 生平

杨文会（1837—1911），号仁山，安徽石埭人，生于清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。其父杨林庵，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举进士，可知文会乃出身于书香门第。杨文会“十岁受读，十四能文，不喜举子业。……性任侠，稍长，益复练习驰射击刺之术。”（《杨仁山居士事略》——《杨仁山居士遗著》第一册）文会十七岁时，爆发太平天国起义，他一家，自其父“以次老幼几十人，转徙徽、赣、江、浙间，往还十年，屡濒于危。”（同上）这期间，自幼“性任侠”的杨文会，或“襄办团练”，或助“理军事”，“跣足荷枪，身先士卒，日夜攻守不倦。”（同上）因此，曾经受到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的赏识。曾国藩曾“檄委”文会任“谷米局”（同上）之职；李鸿章亦曾“函聘”文会“办工”，文会辞而不就，曾、李“咸以国士目之”。（同上）杨文会还曾先后随同曾纪泽、刘芝田出使英、法，考察西欧政治、文化。文会自称其“从事于宦途者三十年。内而吴、楚，外而英、法。”（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五《谢客启》——同上书第九册）

可见杨文会曾经长期地涉足于仕宦之途。

归信佛教 杨文会二十六岁时开始学佛。他曾自述说：“我于二十六岁学佛。二十七岁丧父，担任家务十余口衣食之资，全仗办公而得。日日办公，日日学佛，未尝懈怠，至五十三岁，始能专求出世之道。”（同上书卷六《与廖迪心书》——同上）而在另一场合（在他母亲去世之后），他还说过：“我自二十八岁（按：这是《事略》的记述，似应以前说为准）得闻佛法，时欲出家，徒以老母在，未获如愿。……”（《事略》——同上书第一册）不唯信佛，且欲出家，可见杨文会信仰佛教的诚笃。以后他便“一心学佛，悉废其向所为学”（同上）了^①。

国际交往 杨文会第二次（光绪十二年—1886）随同刘芝田出使英国时^②，在伦敦得与日本留英的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结识，遂成至交。后来，文会能从日本搜求得大量佛教佚典（下详），多得力于南条氏。《杨仁山居士遗著》第十册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七、八里，共收录了文会致南条氏书信二十八件，于中可以窥见杨文会与南条氏的交道之深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杨文会还同英人李提摩太将《大乘起信论》译成英文（据说，李提摩太的译文，颇有援佛入耶之嫌），以为佛学西行之渐；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又与锡兰（斯里兰卡）的佛教居士、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（按：《事略》称为“印人摩诃波罗”，误）会晤于上海，相约复兴印度佛教。此外，杨文会同日本其他一些佛

^①杨文会还曾对人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弟……自弱冠至今，以释氏之学治心，以老氏之道处世，与人交接，退让为先。”（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五《与陈南陔书》——《遗著》第九册）则杨文会对于“老氏之学”，也还颇为推崇。

^②文会第一次随同曾纪泽出使英、法，时在光绪四年——1878。

教学者也有不少交往。在同这些佛教界的国际友人的交往中，不仅增进了他们相互间的友谊，也扩大了中国佛教的影响。

搜集佚书 中国佛教，在唐武宗灭佛以及唐末、五代动乱之后，大量的佛教典籍（特别是诸如唯识等宗的典籍），相继散失，以致宋、明以后研究佛教者，多苦于文献不足。而杨文会因得南条文雄之助，遂从日本先后搜集到藏外佚典近三百种。文会择要刻印，及时流通，这对于当时佛学研究的开展，裨益甚大。

刻印佛经 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杨文会于南京延龄巷住所，设立“金陵刻经处”（四年后，文会便将其在延龄巷的这所住房捐赠给了刻经处）^①，专门负责刻印（出版）、流通（发行）各种佛经。杨文会曾说：“鄙人四十年来，屏绝世事，专力于刻经流通，窃以弘法利生为愿。”（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五《报告同人书》——《遗著》第九册）可见杨文会致力于佛教刻经事业的殷勤。金陵刻经处，是一个兼有出版，发行任务的佛教文化机构。它的成立，对于近代佛教的传播，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此后，在上海、北京等地，诸如“佛学书局”、“佛经流通处”之类的机构，便都相继地“应运而生”了。

编辑《藏要》 杨文会因鉴于日本编印的多至一万多卷的《续藏经》，颇嫌驳杂，乃决定另编《大藏辑要》，计划“先刻成约三千卷，以便学者随时购阅。余俟陆续刻成全藏。”（同上）惜因不久病笃，“未睹成书，心颇憾憾！”（《事略》——

^①解放前，金陵刻经处原有各种经板四万多块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将分散于全国各地佛教寺院的经板，陆续运集到金陵刻经处，以便统一保管、使用。现在，金陵刻经处共有经板十五万多块，所含佛教典籍一千五百多种，一万多卷。仍在继续经营出版、流通各种佛经的业务。

《遗著》第一册)①

创办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冬,杨文会于刻经处创办佛教学堂,名曰“祇洹精舍”,文会亲自讲授佛学课程,从之就学者,僧俗十多人(《事略》则说二十多人)。不及两年,因经费不支而停办。在中国近代佛学史上,“祇洹精舍”的创办,开了此后各地举办各种佛教学院的风气之先,它的影响是深远的。梁启超曾说:“晚清之际,凡是对于佛学具有信仰的学者,“率归依文会”(详见梁氏《清代学术概论》)。可见其影响之大。特别是,名僧太虚和名士欧阳渐,都是出自文会门下(太虚仅于1909年去祇洹精舍就学半年),这两个人,都是中国近代佛学史上的旗帜人物,尤其具有着巨大影响。

宣统二年(1910),在南京创立佛学研究会,杨文会自任会长。杨文会在其《佛学研究会小引》一文中指出:“方今梵刹林立,钟磬相闻,岂非(释迦)遗教乎?曰:相则是矣,法则未也。禅门扫除文字,单提‘念佛的是谁’一句话头,以为成佛作祖之基,试问:《三藏》圣教,有是法乎?此时设立研究会,正为对治此病!”(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一——《遗著》第七册)可见,“佛学研究会”的成立,乃是为了救治存在于当时佛教界(特别是宗门中)的流弊。研究会每月开会一次,每周讲经一次,也很有影响。

杨文会卒于宣统三年(1911),终年七十五岁。他“弘法四十余年,流通经典至百余万卷,印刷佛像至十余万张。”(《事略》——《遗著》第一册)于此可以想见杨文会对于佛学的贡

①其后,文会弟子欧阳渐等人,继承师志,续刻《藏要》。

献。在中国近代佛学史上，在刻经、办学等等方面，杨文会都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。梁启超曾说：“晚清有杨文会者，得力于《华严》而教人以净土。流通经典，孜孜不倦。今代治佛学者，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。”（《饮冰室专集·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·五》）又说：“文会深通法相、华严两宗，而以净土教学者，学者渐敬信之。…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，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；而凡有真信仰者，率归依文会。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第一六五页）于此可见，杨文会对近代佛学思想的发展，其影响确是相当巨大的。

第二节 著 述

根据《杨仁山居士遗著·总目》所载，杨文会有如下的著述：

《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》	四卷
《佛教初学课本》并《注》	各一卷
《十宗略说》	一卷
《观无量寿佛经略论》	一卷
附：《愿生偈略释》、《坛经略释》	
《论语发隐》	一卷
《孟子发隐》	一卷
《阴符经发隐》	一卷
《道德经发隐》	一卷
《冲虚经发隐》	一卷

《南华经发隐》

一卷

《等不等观杂录》

八卷^①

以上著述，在杨文会逝世之后，由其门人编辑成为《杨仁山居士遗著》（线装本，一函十册）。

第三节 佛学思想

杨文会的佛学思想，比较驳杂，总的说来，是属于“性宗”系统的。他曾声称：“鄙人初学佛法，私淑莲池、憨山；推而上之，宗贤首、清凉，再溯其源，则宗马鸣、龙树。……”（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六《与某君书》——《遗著》第九册）实则，在思想上，他推崇《起信》；在践履上，他归心“净土”。同时，他又力图“佛化”儒、道两家。这里，且就以下的十个方面，略为评介：

一、佛学概说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年已古稀的杨文会，模仿《三字

^①《遗著》里还载有“《阐教篇》一卷”的目录。这乃是一篇文会评议日本真宗的资料。当时文会嘱咐“缓刻”这篇东西，所以它没有被收入《遗著》里。而《阐教篇》的名称，也是为后来的编辑者（徐蔚如）所加的。此外，由杨文会经手编辑的佛教著述，尚有以下各种：《大藏辑要》一千多卷，《贤首法集》一百多卷，《华严著述集要》二十九种，《净土古佚书》十种，《净土经论》十四种，《大乘起信论疏解汇编》、《释氏四书》、《释氏十三经》，等等。

经》（按：明末以来，即已有佛教《三字经》的流传，杨文会的题为《佛教初学课本》的《三字经》，也可说是一种继前人之作）的体裁，写了一本《佛教初学课本》，开宗明义地说：

无始终，无内外，强立名，为法界；法界性，即法身，因不觉，号无明。空、色、情、器分，三世间^①，从此生。迷则凡，悟则圣，真如体，须亲证。（《遗著》第四册）

这里，既有佛教牌号的真理观，也有佛教牌号的宇宙生成论以及出世解脱论。所谓“法界”、“法性”、“法身”、“真如”这些词汇，其实说的都是一个东西，那就是佛教所假想的最高真理，最高的精神实体。作为世界本原说来，它叫做“法界”、“法性”，它是永恒的，遍在的，所以说它是“无始终，无内外”的。它本来是“清净本然”、廓然空寂的，由于一念“不觉”而有了“无明”，于是就出现了色、空现象，从而也就有了主（情）、客（器）体世界。这是《起信论》（《楞严经》）的思想，亦即“真如缘起”论思想。而作为最高的“圣果”、“圣境”说来，它又叫做“法身”、“真如”。迷失了“真如”、“法身”，就是沉沦生死的“凡”夫；悟证了“真如”、“法身”，就是超出世间的“圣”人。这倒是大乘佛教的通义。

杨文会在其《佛法大旨》一文中说：

如来设教，义有多门，譬如医师，应病与药，但旨趣玄奥，非深入研究，不能畅达。何则？出世妙道，与世俗知见

^①即：“有情世间”（主体世界），“器世间”（客体世界），“正觉世间”（即出世间）。

大相悬殊，西洋哲学家，数千年来精思妙想，不能入其堂奥。盖因所用之思想，是生灭妄心，与不生不灭常住真心全不相应。……（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一——《遗著》第七册）

这里，杨文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这就是：大讲“出世妙道”的佛教，归根结柢，它是一种宗教，并不同于一般的哲学。因此，一般的哲学家（杨文会在这里只提“西洋哲学家”，其实应该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“东方哲学家”），只是用哲学家的眼光、哲学家的理论思维（在佛家看来，这不过是“生灭妄心”的“世俗之见”）去看待它，研究它，甚至对于“出世妙道”的“常住真心”，也只是用一般的逻辑思维去探索它，理解它，其结果，他们所理解、所看到的，就只能是属于一般“哲学”方面的东西，而与佛教的特殊的“出世妙道”，却是“全不相应”的，所以，在某些学者的笔下，佛教确实完全被“哲学”化了（有的，而且“化”得还很精细，很缜密），但同佛教的宗教实质——“出世妙道”，却是不大相干的。杨文会的这一见解，作为具有信仰的佛教学者说来，应该说是相当中肯的。

杨文会在其《佛学浅说》一文中说：

先圣设教，有世间法，有出世间法。黄帝、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世间法也，而亦隐舍出世之法；诸佛、菩萨之道，出世法也，而亦该括世间之法。……问：上文所说出世法门，如何能括世间法耶？答曰：佛法要在见性，真性如水，世事如沤，有何沤不由水起、有何事不由性起耶？

（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一——《遗著》第七册）

这里，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点：第一，“诸佛、菩萨”与“黄

帝、尧、舜、周、孔”，并称“先圣”，有着明显的儒佛一家的意味。第二，儒家所讲，是“世间法”，但也“隐含出世之法”。杨文会虽未明言儒家“世法”何以也能“隐含”有“出世之法”，但他既已提出这一观点，那就表明：在杨文会看来，儒之与佛，其道原是相通的，不仅相通，且无二致。对此，杨文会在其《论语发隐》中，也有明确的阐述。他在《论语·子罕》“子曰：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扣其两端而竭焉”一段的“发隐”里说：

杨子读《论语》至此，合掌高声唱曰：南无大空王如来！闻者惊曰：读孔子书而称佛名，何也？杨子曰：子以谓孔子与佛有二致乎？设有二致，则佛不得为三界尊，孔子不得为万世师矣！……（《遗著》第五册）

孔子与佛，并无“二致”，则讲“世法”之儒，亦“隐含出世之法”，自是理所当然的了。第三，在“诸佛、菩萨”们所讲的“出世法”中，也“该括”有“世间之法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，佛教所讲的“出世妙道”的“真性”（亦即真如实性），犹之乎“水”，而纷繁的“世事”，犹之乎“沤”；依“真性”而有“世事”，犹之乎依“水”而起“沤”。杨文会采用佛教华严宗的“性起”之说，阐述“无不从此法界流”的道理，从而说明“出世”佛法中，也“该括”有“世间之法”的妙义。所以，文称“浅说”，理却“甚深”！

二、论性、相二宗

杨文会在其《成唯识论述记叙》一文里说：

性、相二宗，有以异乎？无以异也。性宗直下明空，空至极处，真性自显。相宗先破我法，后彰圆实，以无所得而为究竟。乃知执有执空、互相乖角者，皆门外汉也。（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三——《遗著》第八册）

这里，所谓“性宗”，实指空宗（所谓“真性”，应即“空性”）。“性、相二宗”不异，亦即“空、有二宗”不异。这种见解，就中国佛学界说来，可说是“自古皆然”的。

杨文会在其《起信论疏法数别录跋》一文里又说：

《起信论》虽专论性宗，然亦兼唯识法相。盖相非性不融，性非相不显。（同上）

这里，以《起信》为代表的“性宗”，乃属于大乘有宗的性宗，也就是比较标准意义上的“性宗”。不过，杨文会把《起信》与唯识扯在一起，包括他的某些弟子（以及再传弟子）在内的唯识宗人，却未必会赞同；因为，唯识宗人认为，《起信论》乃是一部“伪书”，怎么能把伪书里所表达的思想，同正宗教义的法相唯识的思想相提并论呢？所以，就这一点说来，虽然师述之，而弟子却未必继之。

三、释《心经》

杨文会在其《心经浅释题辞》一文里，一则说：

夫《心经》以二百六十余言，摄尽六百卷《般若》妙义，果能自浅而深，彻见真空实相，则一大藏教，无不从此流出，所谓“般若”为诸佛母也。（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三——《遗著》第八册，下同）